

又闻艾草香

姜舟林

风裹着粽子的甜香钻进窗缝的时候,我就知道,端午的脚步近了。

街面的竹篮里早堆起了青翠的艾草,一扎扎束着草绳。我站在风里笑,不用凑上前去买的。我老家菜园子边,早铺了长长一片艾草绿,风一吹就晃成细碎的浪,比街上卖的要精神得多。

记忆里最早的艾草香,浸在生产队的旧时光里。每到端午前一日,邻家婶子总挎着竹筐敲我家的门,竹筐里的艾草堆得冒尖,沾着地里的湿泥,递到母亲手里时,叶尖的露水还会顺着她粗布的袖口往下淌。母亲总笑着接过来,转身就往门头的土墙缝里插,一边插一边念叨,说艾草驱邪,虫子不敢来,一家人这一年都能平平安安的。

后来,母亲干脆在屋后的菜地

边栽了半垄艾草。春天下第一场雨的时候冒芽,夏天就窜得有人高了,秋末枯成浅褐色的秆,第二年春风一吹,又钻出满垄的绿。我总爱蹲着看风把艾草的香吹得满院都是,母亲就站在屋檐下喊我回家吃饭,声音裹着艾香,软得像刚蒸好的糯米粽子。

等我背着书包入了学,才从课本里知道,端午节插艾的习俗,原是为了纪念两千多年前投江的屈大夫。我的家乡古时属楚地,课本里屈原的《离骚》,翻得页边发皱。我总想着,两千多年前的楚地风里,是不是也飘着这样清苦的艾香?

今年的艾香又飘起来的时候,邻家的婶子还坐在门前的木凳上择菜,看见我路过,还像从前那样塞给

我一大把新鲜的艾草,叶尖的露水打湿了我的袖口,和当年婶子递到母亲手里艾草,是一样的鲜嫩。

可母亲已经走了8年了。今天风过巷口,艾草的清香气先撞进门来,和8年前的味道分毫不差。我蹲在厨房折箬叶,指尖沾了深绿的汁,忽然想起从前母亲总笑着说我包的粽子漏米,要把棉线多绕两圈。锅里的粽香漫上来时,我恍惚听见厨房飘来她喊我小名的声音,裹着蒸汽,和落在肩头的阳光一样暖。

我把艾草带回新的家,坐在门槛上慢慢编,青绿的叶在指尖绕来绕去,最后编成了一个大大的心字。我踮着脚把它挂在门头上,风一吹,艾香就漫进屋里,和我小时候闻过的香,一模一样。

端午时节忆屈原

邹晓峰

端午时节,当满城艾草青青、粽叶飘香,当咚咚龙舟鼓声响彻江河,千年时光仿佛在此刻回溯。所有端午的风物民俗,都藏着一场跨越万古的思念,我们在清风里,追忆那位立于汨罗江畔,心怀家国的赤子——屈原。

五月,家家户户户悬菖蒲、插艾草,避祛凡尘纷扰;软糯的糯米裹着青叶,缠上彩线,盛满世人绵长的敬意。千年以来,端午从不只是烟火佳节,它更是一个镌刻着忠诚、风骨与坚守的日子,每一缕粽香、每一次竞渡,都是后人对屈原的深情回望。

小时候的粽子不像今天的里面有馅,而是纯米的,一解开,雪白,散发着米香和粽叶的清香,蘸些白糖,味道清爽自然。当时只觉得母亲包的粽子好吃,后来读了书,才知道端午节与粽子是为了纪念一位楚国的大诗人屈原。屈原写下《离骚》《天问》《九章》等不朽诗篇;当他看到自己的祖国被侵略,心如刀割,但是始终不忍舍弃祖国,于五月五日,在写了绝笔作《怀沙》之后,抱石投汨罗江而死,以自己的生命谱写了一曲壮丽的爱国主义乐章;当地的百姓拿出饭团、鸡蛋等食物,丢进江里,好让鱼龙虾蟹吃饱了不去咬食屈原的身躯,以致后来人们用楝树叶包饭,外缠彩丝而为粽子……

屈原虽然离开我们两千多年了,但他的“路漫漫其修远兮,吾将上下而求索”的探求真理的精神,“虽体解吾犹未变兮,岂余心之可惩”的坚强决心,以及“芳与泽其杂糅兮,惟昭质其犹未亏”的崇高人格,长期哺育着中华民族的灵魂。他的思想和诗歌创作使他成为世界文化史上的伟大历史名人之一。

岁月悠悠,文脉绵长。端午的清风,年年岁岁拂过山河;屈原的精神,岁岁年年润泽人心。

天使也会受伤

李环环

今天联系了刘医生。

那个当年给我做甲状腺手术的老教授,在电话那头说,他病了,已经不坐诊了。声音还是那么温和,只是多了一层我从未听过的疲惫。

这些年,我常常给他发检查单。有时人没去郑州,病历报告却在手机那头被他一条条看过。他从不敷衍,从不急躁,总是耐心解答、给出建议,最后加一句“不放心再来”。我习惯了他一直在那里,像一个永远不会关机的健康热线。我以为他会一直在。

今天听他说自己病了,我有点急,发了个小红包过去。他拒绝了,没有余地。他说,他不会收的。

坐在车上,眼睛忽然就湿了。老公在旁边轻轻说了一句:“天使也会受伤。”这句话,让我心里那点湿气彻底漫了出来。

我哭什么呢?不是因为我不帮不上他,是因为我终于看见了——那个曾经为我托底的人,也有自己的

底要托。他为我挡过风雨,可风雨也打在他身上。我哭,一半是心疼他,一半是心疼那个曾经被他稳稳接住过的自己。原来,被认真对待,被毫不敷衍地解答、被义正词严地拒绝红包——这些事,都在我心里种下一颗种子:我值得被这样对待。

天使真的会受伤。

刘医生如是。我写作路上遇到的张老师、刘老师,亦是如此。在我最艰难的那些年,是他们一次次告诉我:“把你心里的想法写出来,别怕。”他们不替我写,也不替我改,只是在我卡住的时候递来一盏灯,说:“你行的,再试试。”我写不出,他们等;我写出来,他们看;我看不清自己,他们替我看见,是他们让我相信,我的每一个字,都值得落笔。

后来,我遇见了张老师,她约我去“新西亚”吃小吃。细雨蒙蒙,我们坐在靠窗的位置,她忽然认真地看着我:“你是特别的,是勇敢的,是特别令人心疼的。我一直想,像

珍视风景一样珍视你。”我竟无语凝噎,一时间不知说什么好。

有时候觉得我走得太远,远得看不见,一个人扛着生活走了很久;有时候又觉得我还在原地,还是那个会为一句话感动很久的女孩。雨一直下。我们撑着伞往回走,地上落满碎碎的光。

她们从不说自己做了什么,只是在某个普通的日子,在你最不经意的时刻,给你一点光。

我不是一个人在走。那些给过我光的人,其实一直在。只是他们不再站在路中央,而是退到了路的两旁,看我一步一步,长出翅膀。

刘医生、张老师、刘老师他们替我照亮了前进的路。她们都没有教过我什么专业,却在那些微小的时刻,把我当成了一个值得被好好对待的人。

天使会受伤,但天使种下的光不会灭。就是那道光。我们都曾是,也一直是。

老伴儿的“浪漫”

葛建玲

午后的阳光有点儿泼辣,风里裹挟着燥热。我和老伴儿例行每日必做的功课——散步。塑胶步行道被晒得微微发软,脚踩在上面,一弹、一弹,很舒服。

浅蓝色的路面上,布满了星星点点的碎影,在阳光直射下,一闪一闪的,不知道谁不小心,打翻了装满钻石的盒子。我弯下腰,眯着眼,仔细辨认,原来是榆钱儿留下的痕迹。肯定是前几日,风大、雨大,将头顶满树榆钱吹落下来,经行人脚步碾压,在干透路面上,化成了耀眼的亮片。

我抬手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:“还不到五月份,气温就这么高了,连这太阳都有些烤人。前些日子,还看见两个北方小媳妇,在这里采榆钱儿,说蒸麦饭吃。”身旁一直沉默的老伴,忽然接了一句:“他改时间了。”

我愣了一下,转头看向他。平日里,他,惜字如金,是个略显木讷

的人,退休后经常聊的话题,大多是柴米油盐的琐碎,少有什么惊人之语。可今天,这句没头没脑的话,却像一颗石子投进我的心湖,激起一圈圈涟漪。

“这个比喻真好!”我由衷地赞叹,声音里带上了几分惊喜。“他改时间了”——这话说得多妙啊!榆钱儿落了,春天当然就老了,季节仿佛是一位任性的故人,擅自更改了登场的时刻表,把夏天提前送到了我们面前。你这个老古董,什么时候这么富有想象力了?”

我认真端详着他,仿佛第一次认识相伴了四十多年的老伴儿。老伴却茫然地看着我,眼神里透出一丝困惑,仿佛在看一个不可理喻的疯子。他指了指手机:“预约上门取快递的小哥,把时间改到下午三点钟了。”

我的手僵在了半空,精心构筑的浪漫殿堂轰然倒塌,“知音”碎成了一地的榆钱儿。原来,根本没有

季节提前更替的隐喻,也没有浪漫、哲理和诗意,有的只是一个关于快递的误会。

“扑哧!”我忍不住笑出声来。他看着我,从口袋里掏出一小包纸巾递给我:“你后脑勺头发上的汗,都滴到脖子里了。”

散步继续进行,浅蓝色塑胶步行道上,榆钱儿的碎影依旧在脚下闪烁。我忽然觉得,这满地斑驳的亮片,像极了我们几十年的日子——前一秒“岁月静好”,后一瞬“一地鸡毛”。你以为踩碎的是满地星光,其实不过是生活掉下来的碎屑。就是这些碎屑,被日子一磨,被阳光一照,竟也是亮晶晶的。

往后,他依旧木讷,我依旧爱胡思乱想。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?反正快递小哥会按时上门,而他,更会一直这样陪着我,把每一个平凡的日子,走成独属于我们的模样。

风又吹过来了,太阳依然炙烤,汗珠又顺着发梢滴到脖子里了。

诗品时空

观荷遇雨

李昌桂

连二塘前午日晴,
玉人含笑语盈盈。
忽惊雷动云翻墨,
旋见花羞树舞旌。
翠盖跳珠千叶醉,
霓裳浴露一帘清。
最怜鸥鹭烟波里,
道骨仙风听雨声。

龙舟赛感吟

江声中

竞渡龙舟赛,
旌旗碧水扬。
声高冲曲岸,
棹疾碎清塘。
众橹齐干劲,
轻舟意气昂。
喧雷金鼓响,
肝胆耀荣光。